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四十八
至五十一



1 3
849
147



明 4 3
849
147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九

殘酷 報私怨

殘酷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蓋殘酷者
縱暴滋虐之謂也三代以降謀帥非一其或詩禮之
選替而勇悍之材進乃有處爪牙之列握旗鼓之要

當干城之任受方面之寄虐用其衆毒痛於民以戕害爲勢以安忍爲樂至有不式王命視人如讎誅求貨財則動恣賊殺屠掠城邑則舉無噍類孥戮不辜虔劉參佐肆豺狼之忿極塗炭之苛至於惡稔禍盈而後不得其死者蓋有之矣書云天吏逸德烈如猛火仲尼云苛政猛於虎良可畏哉

漢項羽爲楚大將軍西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殘滅秦民大失望

周勃爲太尉高帝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十一年冬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

殘謂多所殺戮

後漢公孫瓚爲奮武將軍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興平二年遂保易京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材力不恤百姓記過亡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嘗言衣冠皆自以分職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共合

黃祖爲荊州劉表將屯夏口祖子射音亦與禰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荅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爲罵已也大怒顧五

百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

王正爲河內太守起兵討董卓遣諸生于屬縣徵伺吏民負罪收之考責錢穀負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

吳其寧爲前部都督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卽還後寧賞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

晉荀晞爲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值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荀酷于大荀

桓溫爲大司馬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榜頭之敗行役旣久又兼疾痢死者十四五百姓皆嗟怨

桓雲爲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雲兄大司馬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

宋劉粹爲征虜將軍鎮壽陽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

離六十餘家叛沒於後魏趙景秦剛等六家悔背還
投陳留襄邑縣頓謨等林粹遣將范縱夫討叛戶不
及因誅殺謨等二十家男丁一百五十七人女弱一
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坐貶號為寧朔將軍

宗錢一作宗越為龍驤將軍時臧質魯爽反越討質等破

之因追奔至江陵時荊州刺史朱循之未至越多所
誅戮又逼畧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擊尚方復為
長水較尉時竟陵王誕據廣陵及越領馬軍隸沈慶
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
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

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越為將所領衆嚴酷好行刑
戮毗睚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為都督南豫州刺
史御下亦少恩將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
玄謨玄謨猶尚可宋越更殺我

高道慶為鍾離太守領軍北討道慶凶險暴橫求欲
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
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梁侯景初仕後魏為定州刺史大行臺性殘忍酷虐
陳陳靈沈為安西將軍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
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

明與士同其苦衆亦以此依附

後魏公孫軌爲平南將軍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軌旣死太武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將其返去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

羊祉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部騎三萬從高肇南征會班師夜中引軍出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

會赦免後爲征虜將軍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及將出臨州並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元麗爲魏將軍時秦州屠各王法智與主簿呂殉兒爲亂麗討平城之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

劉貴爲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獨孤如願於維陽貴凡所經歷莫不肆其威酷脩營城郭督責切峻非理殺害視下如草

爾朱仲遠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大將軍仲遠天性

貪暴太宗富族誣之以反歿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後加大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彥伯世隆仲遠兄弟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將為患苦

北齊斛律光為大將軍性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放杖威刑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暴

後周鄭偉魏末為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

王祀賓王坐除名

隋趙仲卿為朔州摠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王掌撻其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虎時有正表言仲卿酷暴者高祖命御史王偉按之並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為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

楊素為靈州道行軍總管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

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服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為名將屈突蓋為武侯驃騎性嚴刻時有檢較太府卿崔弘度亦嚴酷長安為之語曰能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魚贊為車騎將軍贊性克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陽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旣如此兄亦可知因召贊兄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為

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弟恐懼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為安州刺史

樊子蓋為東郡留守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及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

唐羅士信高祖時為新安道行軍總管持法嚴暴有不用命者無問親友必皆斬決繇是下不附而畏之竇軌為益州道行臺右僕射時蜀士寇盜聚結悉討平之軌每臨戎其部眾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慄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為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

至怒而斬之每誠家僮不得出外常遣奴就官厨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當要借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取奴斬之其奴稱寃監刑者猶豫未決執怒俱斬之行臺郎申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箠歲至數百

武懿宗則天時與清邊道副總管婁師德按撫河北諸州懿宗所至多殘酷人吏犯法者必先剗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先是孫萬榮別師何阿亦多屠害士女是時人號懿宗與何阿小爲兩何或謂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嚴武代宗時爲劍南節度等使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召赴成都杖殺之繇是威震一方

李正已大曆中爲淄清節度使爲政嚴酷所在不敢偶語

朱希宗大曆三年爲幽州節度使爲政苛酷人不堪命竟爲孔目官李瑗所殺

李懷光德宗時爲邠寧節度建中初城原州以懷光兼領其任居前督作時懷光新臨濫殺朔方大將數人法令嚴峻

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討梁崇義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後荆襄平希烈選其軍嘗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悉斬之

張光晟為單于都護振武軍使建中元年迴紇突僮梅錄領眾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乃使突僮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後迴紇遣使來訴帝不欲甚阻蕃情徵拜

石金吾將軍迴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為陸王傅

劉士寧貞元中為宣武節度使日恣荒暴誅戮無不怨苦或彎弓挺刀殺人於杯案間都虞侯李萬榮因其獵於近郊閉州門以拒之士寧馳歸闕下

韓弘貞元十五年為宣武軍節度使有郎將劉鏐者克卒之魁已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列短兵於牙門召鏐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狗血流道中弘對

賓客笑自若

又云弘制宣武頗酷法人不自保

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憲宗元和中進士丘鋒者嘗為田緒從事及季安從軍後與同府侯臧相持爭

權季安怒斥鋒攝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則
排入而瘞之其克暴慘毒如此

王庭奏爲鎮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四年二月故山南
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爲庭奏所害初元翼之
出深州也庭奏繫留其家及節度漢南數遣使厚賂
庭奏竟出之庭奏竟不許至是知元翼卒盡殺之
王重榮懿宗咸通末爲河中節度使植性不仁嘗於
河岸立巨木設機於其上有軍吏忤其意者則置於
巨木發其機擲似河之急流其慘毒也如此部將嘗
行儒因重榮出於北郭仗刃殺之有識者咸快其事

梁王珙唐末爲陝州節度使爲政苛暴且多猜忌殘
忍好殺不以生命爲意內至妻孥宗屬外則實幕將
吏一言不合則五毒將施鞭笞剗斷無日無之奢縱
聚斂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懼憂在不測光化二年
六月爲部將李璠所殺

李罕之唐末爲河陽節度使雖有膽決雄猜翻覆而
撫民御衆無方畧率多苛暴性復貪冒不得士心出
兵攻晉絳時大亂之後野無耕稼罕之部下俘剽爲
資啖人作食其後河陽爲張言所陷罕之奔於大原
後唐武皇表爲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以兵寇斂

懷孟晉絳數百里內郡邑無長吏間里無居民河內
百姓屯結山寨或出樵汲卽爲俘馘雖奇峯絕磴梯
危架險亦爲罕之部衆攻取先是蒲之間有山田摩
雲邑人立棚於其上以避寇亂罕之百餘人攻下之
軍中因號罕之爲李摩雲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
荆棘蔽野烟火斷絕凡十餘年

雷滿唐末爲澧郎節度使貪穢慘毒蓋非人類及死
子彥恭繼之蛋蠻狡獪深有父風燼燼落榜舟檝上
下於南郡武昌之間殆無人矣

安王友寧唐末爲宣武軍牙將鳳翔李茂貞叛屯兵

盩厔友寧攻下盩厔無大小屠之

後唐孔循明宗時爲樞密使會汴州軍較張諫謀亂
都指揮符彥饒誅斬亂兵軍城安定以循權知汴州
循至召集謀亂指揮使趙虔已下三千人並族誅之
晉王建立仕後唐爲青州節度使性惡生好殺爲政
嚴烈間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於入者不
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爲王梁壘言殺其人而積其
屍也

安重榮爲定州節度使嘗因暴怒部較賈章以謀叛
聞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女曰表家三十口繼經兵

亂死者二十八口今父就刑存此身何爲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繇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
葛弘簡累授左金吾衛左將軍性忌克而多疑歷州鎮十餘所在多豎棘於公署方通大行左右稍違忤卽加鞭笞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足而行其煩苛暴虐爲武臣之最

張萬進歷威勝保大彰義三軍節度使所臨之地士民慘惻及疾羸綿日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圭委其符印記室李升素憾萬進之凌虐知其將亡謂廷圭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促移就弟豈不宜乎廷圭

從之遂以籃輦秘尸而出浹旬不舉馳騎而奏慮其有變詔命旣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謂長子彥球曰萬廷圭逼近危命驚擾而至不手戮之奚爲生也廷圭聞之不敢吊助萬進自假殯精舍之下至轎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百萬無涕淚饋奠者

張彥澤爲涇州節度使從事張式以彥澤所行事多不軌數勸止之彥澤不從因酒酣發矢向式式偶免因告病不復請謁彥澤愈怒將加害焉式乃避竄衍州刺史送至邠州邠州連帥李周具奏其事朝廷姑息彥澤流式商州彥澤堅飛奏請式朝廷允之式旣

至決口剖心斷手足而死之後爲相州節度使領軍
北屯鎮定後送欵於虜虜王遣彥澤先至京師數日
之內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
犯但瞑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卽出外
斷其頭腰領焉彥澤與僞閣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
至其門害其仲父孝悌暴死於門外

李守超爲裨將從其兄守貞征討守超性慘毒令軍
士以大劍剖賊之首爲六分號爲肉蓮花以成戲笑
河上居人爲掠而至者亦羅其酷人頗寃之

漢劉銖晉末爲高祖并州左都押牙性好殺尤慘毒

高祖以爲勇斷類已深委遇之建國初授永興節度
使從定汴維移鎮青丘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
過不問輕重未嘗有貸免者每視事小有忤旨卽令
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貌每杖人遣雙
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隨其歲謂之隨年杖
史弘肇爲侍衛都指揮使部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
刑殺畧無顧避惡少無賴之輩望風匿迹路有遺棄
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
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吏卒因緣爲姦
嫁禍脅人不可勝紀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爲坊

巡所拘立斷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人則誣以訛言竟見棄市嘗有醉者誤入民家婦呼之爲盜巡司遇之以槌其腦血流被體乃就隣舍子假錢二緡令醉者負之卽斬於所犯之地斷舌決口斫筋折足者僅無虛日故相李崧爲家僮誣告族戮於市而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爲意而舊勳故將失勢之後爲厠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鍊人有抵軍禁者被甚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爲業嘗以錢十

四萬市得玉枕一遣家僮及商人李進賣於淮南大得茗迴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弘肇上變言虜主之入汴也僞燕王趙延壽遣福殷賫玉枕陰遺淮南王以致誠意弘肇卽日逮捕福殷等係之解驪希市斷成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並棄市妻女爲弘肇帳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財並籍沒

周慕容彥超爲兖州節度使旣謀叛命乃於城中括率械係笞掠比戶銜冤前陝州行軍司馬閻弘魯閑居在州懼其鞭朴盡以家財爲餉彥超以弘魯所餉

未盡又欲令判官崔周度得罪乃令周度監括其家
 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吉凶係財之豐約願無吝焉
 弘魯令家僮與周度搜索廝掘無子遺矣彥超又令
 牙將鄭憐持刃訊之弘魯惶迫告罄周度白彥超曰
 聞行軍泣拜妻孥輸財不盡此情可恕彥超不之信
 弘魯夫婦並係於獄其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輸之
 望救弘魯彥超怒周度阿私令軍較趙質切責便令
 自行杖笞弘魯夫婦以至肉爛而死卽斬周度於市
 齊藏珠爲濠州刺史世宗征淮泗命藏珠護兵南出
 所至貪暴淮甸之民及麾下仕伍咸被其毒

報私怨

不念舊惡斯爲君子之心以直報怨蓋亦中庸之道
 然而執兵之要出師以律念一念之不怨必舊憾之
 是脩由失意以相仇以伎心之是縱忘乎公利假彼
 軍興其或敵境初平國事方熾奮其憤怒耻於言詈
 雖甘心於一時亦流恨於千古至於賢者猶或病諸
 察夫過舉斯言是戒

漢李廣爲驍騎將軍坐亡矢多爲虜生得當斬贖爲
 庶人數歲與李故穎陰侯并居藍田南山中射獵
 侯穎娶之穎當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
 孫名暹

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

敗韓將軍

韓安國

韓將軍徙居右北平死於是武帝乃

召拜廣為右平北太守廣議羈陵尉與車

奏請天子而將行

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帝報曰將軍者國之爪

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

式武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

前橫木也

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

之力故怒刑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

竦警也

是以聲

名暴於夷貉威振憺乎隣國

神靈之威曰發憺猶動也陳留人語恐言憺之

稜音未登切憺音徒濫切

夫暴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

軍也若乃免冠跣徒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指意也

魏安陽亭侯幹司馬文王之弟也滿長武寵之孫也

年二十四為大將軍掾高貴卿公之難以掾守閭闔

掖門幹欲入幹妃偉公妹也

臣欽若等曰傳宗公衡長武之父也

長武

謂幹曰此門近公但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

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具言故參軍王羨亦不得

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啟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

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來還

省疾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

竟為庶人時人寃之

晉杜預爲征南大將軍平吳兵至江陵吳人知預病
瘠憚其智計以瓠擊豹顯示之每大樹似瘠輒斫使
白題曰杜預頭及城平盡捕殺之

劉毅爲衛將軍江州都督奏解江州刺史庾悅初悅
爲司徒長史會至京毅時甚屯寔先就府借東堂與
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寮佐徑來諸堂毅告之曰毅輩
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可望以今日見讓
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旣而悅食鵝毅求
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
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福躁如此

桓溫爲荊州刺史復以范汪爲安西長史溫西征委
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
史皆不就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後汪
都督徐兖青冀四州揚州暨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
兖二州刺史假節旣而溫北伐汪率文武出梁州
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議者爲之歎恨
隋宇文述爲大將軍初敬肅爲潁州郡丞述食巨潁
州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由是述銜之八月朝于涿
郡帝以其年老有政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
所毀不行

唐李元諒為鎮國將軍節度李懷光反于河中絕津
 詔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同封時賊將徐庭光以
 銳兵守長春宮元諒遣招喻之庭光素易元諒且謾
 罵之又以優胡為戲於城上斥元諒先祖諒深以為
 耻及馬燧以河東兵至庭光降于馬燧詔以庭光試
 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諒因
 遇庭光於軍門命左右劾而斬之乃詣燧匍匐請罪
 燧盛怒將殺元諒久之以其功高乃止
 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以楊志誠之逐已後志誠復
 為部下所逐過大原載義躬自歐擊遂欲殺之賴從

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將卒朝廷錄其
 功曲法不問

哥舒翰為兵馬副元帥守潼關也至天下兵權肆志
 報怨詔奏戶部尚書安思順與祿山潛通偽令人為
 祿山遺思順及書於間門擒之以獻其年五月思順
 及弟太僕卿元直並坐誅徙其家屬於嶺外天下寃
 之

後唐劉訓莊宗同光末為襄州節度使雒陽有變訓
 以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其家聞者寃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闕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十

殺降

專殺

殺降

夫荷推轂之寄膺鑿門之任帥王者時雨之師吊四海
顛天之衆此將帥之職也若乃納其款不示其信
肆燎原之威亡竭澤之戒係其老弱燒其城郭由是

敵人震壘合境復畔乃閉門而拒守致彌載而不克
俾夫陰燐蔽于原野強鬼號於道路豈唯失通侯之
爵固將致杜郵之死雖兼弱攻昧有國之嘗規而舍
逆取順大易之微旨紀譴儆素垂戒將來

白起為秦上將軍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將趙
括軍長平以救之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
堅守以待救至秦昭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
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其
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
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將軍趙括

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
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
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
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
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項羽為楚上將軍破秦軍秦將章邯降羽羽立為雍
王置軍中使長史欣史失其姓為上將將秦軍行前行前謂居
前而 是時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

西到新安今穀州新安城是異時諸侯吏卒徭使屯戍過秦
中異時俗言先時也秦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無善形狀也及秦軍

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令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坑秦軍二十餘萬人既入函谷關至戲鴻門後數日羽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羽於是自立為西楚霸王明年羽至咸陽齊王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

夷平

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

漢李廣為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為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以郎中令出右北平廣軍幾

沒漢法廣軍自當亡賞當謂功過相當也廣與望氣王朔語

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較尉已下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中謂中庸之人也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

廣不為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恨悔也廣

曰吾為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

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虜國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矣。

晉王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領南蠻較尉先是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旣而襲之於寵州以其妻子爲賞沉八千餘人於江中自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

後魏王建爲中部大夫從道武破慕容寶於參合陂道武乘勝將席捲南下于是揀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知恩德乃召羣

臣議之建曰慕容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圖之爲易今獲而歸之無乃不可乎且縱敵生患不如殺之道武謂諸將曰若從建言恐後南人創又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吊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坑之道武旣而悔焉遂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開道武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四掠盜賊亂府庫請候天明道武乃止是夜徙河人共立慕容普麟爲主遂閉門固守道武乃悉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

姓將為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羣小無知但復恐如叅合之衆永全日月耳道武闖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崔游為左將軍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栢楊雒德兄弟數為反叛游至州深加慰撫松栢歸欵引為主簿稍以辭誘之兄弟俱至松栢既州之豪帥感游恩遇契喻羣氏咸來歸欵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

隋樊子蓋為光祿大夫封濟公

言其功濟天下特為立名無此郡國大

業十一年絳郡賊敬槃隄柴保昌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為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

唐隱太子建成武德四年以稽胡會帥劉企成為邊害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大破之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十人並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羣胡企成與胡中大帥請降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陽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悉課群胡

執板築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企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競誅降胡六千人

程知節以高宗顯慶二年為慈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次嘗都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遁軍還坐免官

專殺

三代之授鈇鉞兩漢之賜棨戟皆得專殺者唯以肅軍旅而謹號令也若乃秦漢而降幸總戎昭性非仁賢學昧詩禮驕盈弗率暴橫是圖負恃軍戎擅恣誅殛或失律而歸罪於下或遷怒而厚誣於人或疑忌

之相形或取求之不獲怠棄王命殺害無辜恣殘忍之心快忿懟之意旋伏明戮以謝沉寃天之禍淫信不誣矣

項羽字籍為楚次將與上將軍宋義救鉅鹿宋義久不渡河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即就也出令軍

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因令籍誅之諸將讐服讐失氣也音之涉切莫敢枝梧梧音悞枝梧猶枝桿也或音小柱為枝邪柱為梧皆曰

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未得懷王之命故立為假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

漢周苛為御史大夫守滎陽城是時左丞相韓信擊魏虜魏王豹傳豹詣滎陽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圖之急苛曰及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

胡建孝武時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真官兼守之時監

軍御史為姦穿北軍壘垣以為賈區坐賣曰賈為賣物之區也區者

小室之名若今小巷屋之類故衛士之屋謂之區盧宿衛官外士稱為區士也賈音古建欲誅

之乃約其走卒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

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曰監御史與護軍諸

校列坐堂皇上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

皇下詐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軍御史曰取彼

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較皆

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以聞

繇是顯名

後漢張脩靈帝時為中護匈奴中郎將光和元年脩

與南單于呼徵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羗渠

為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廷尉抵罪

劉岱為兗州刺史與曹公袁紹等起兵誅董卓進屯

河內岱與東郡太守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

郡太守

吳陵統為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從擊山賊時大帝

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
竟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
督祭酒陵轅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面折不
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
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
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吏士卒身當
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
拘於軍正帝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

孫綝爲大將軍魏將諸葛誕舉壽春請降遣朱異帥
二萬人屯安豐豐爲誕等勢異敗歸綝受兵三萬人
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鏤里而遣弟恩救會誕
敗引還綝旣不能救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
不怨之

晉郭默爲右將軍咸和四年十二月害平南將
軍江州刺史劉毅太尉陶侃帥衆討默於尋陽斬之
前趙靳冲爲鎮北將軍寇太原平北卞珣率衆繼之
冲攻太原不尅而歸罪於珣斬之劉聰聞之大怒
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
衍持節斬冲

宋蕭惠開爲益州刺史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路

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荊州共惠開有舊為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既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蔽云吉為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

南齊任侯伯宋末為平西將軍黃回軍主先是王蘊罷南中郎將南陽王颯未之鎮蘊寧朔府長吏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沈攸之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曰至郢州遣侯伯行湘州事又殺佩玉侯伯與回同衛將軍袁粲謀石頭事回令侯伯水軍乘

舸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湘州刺史呂安國至收侯伯誅之

王奐為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武帝大怒御史中丞孔稚圭奏其事罪合窮戮從之陳吳明徹為領軍將軍時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明徹率兵討之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

後魏萬安國孝文時為大司馬大將軍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于苑中帝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

侯莫陳悅爲秦州刺史時賀拔岳督關中兵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別稟意肯止在一人諸軍勿怖衆皆畏伏無敢拒者唐趙郡王孝恭爲東南行臺右僕射高祖武德中與越州都督闕稜同討輔公祐及擒公祐公祐誣稜與乚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家產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及皆籍沒稜訴理之有忤孝恭孝恭怒遂以反誅之

竇軌爲益州道行臺右僕射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不言示但曰卿欲反矣軌而殺之行方大懼奔於京師

蘇海政爲颶海道總管檢較右武衛將軍高宗龍朔二年十一月受詔討龜茲及疎勒勅崑陵都督阿史那彌射及濛池都督阿史那步直發衆以從海政步直先與彌射爭部落不和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十懸師在彌射境內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旣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僞稱有勅令大總管賫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及諸首領繇是彌射率其麾下隨列請物海政盡收

斬之其下鼠厄施拔塞幹兩部叛走海政與步直追討平之海政軍迴至疎勒之南五月又引吐蕃之衆來拒官軍海政以師老不敢戰遂以軍資略吐蕃約和而還其後吐蕃盛言彌射不反爲步直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

哥舒翰爲副元帥禦安祿山旣至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楊國忠爲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銳廻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衆雖盛而無後殿萬一不利

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收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詔從之遂遣劔南將軍李福杜光庭分統焉又奏詔募一萬人屯於灊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翰慮爲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於潼關遂詔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

李光弼肅宗至德元年八月爲太原引北京留守先是太原節度王承業軍政不脩時御史崔衆主兵於河東侮易承業之爲人衷甲持槍上承業廳以玩謔之光弼聞之甚不平至是又有詔交衆所主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謁光弼迎旌相接而不遜避長揖光

弼光弼怒既至又不交兵光弼收繫之頃中使至云除衆御史中丞中使懷其勅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久矣中使持勅示光弼李光弼對曰光弼今祇斬侍御史若宣制命拜中丞即斬中丞若拜宰相即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翼日以兵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振三軍

嚴武爲劍南節度等使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尋初爲武判官乃小不副意召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

駱元光爲華州節度德宗貞元元年八月專殺徐庭

光元光累有功帝慮諫官論其專殺先令宰相論諫官勿論

周智光爲同華節度代宗永泰七年秋逐吐蕃至鄜州時杜冕屯坊州智光與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坑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李奉先爲金吾衛將軍憲宗元和十年河東防秋卒殺豐州刺史燕重旰而歸以奉先爲檢較左散騎嘗侍兼豐州刺史初重旰之見殺也麾下之衆或啟之故不及備從事有崔德玄者總其亂衆而頗易置之黨亂者懼奉先至而聽於德玄乃潛告於奉先日燕

大夫之死實德玄構焉令又招扇諸部以拒公矣奉州百姓舊與夷種雜處及奉先遣使潛視見其牛羊廬帳之在郊以為信然及德玄迎謁于郊奉先數而殺之沒其家

孟簡元和末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心腹吏陳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翰持節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殺之且欲滅口翰弟及子進狀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案驗獲簡贓及為吐突承瓘錢帛等共計之十餘貫匹事狀詞明白故自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貶吉州司馬

劉從諫為昭義軍節度使敬宗寶曆二年七月奏大將軍程光晟謀翻動發覺處置訖從諫稔惡藏姦非一朝一夕光晟之死人頗疑其冤

韓約為安南經畧使文宗太和二年六月奏愛州刺史張丹犯贓并欲謀惡事已隄法處置大理寺議張丹既行禁勘即是制囚韓約不合專擅處置勅張丹男宗禮等並什放

康傳圭僖宗乾符中自河東行軍司馬除河東節度等使時傳圭已率兵在代州自行營赴任兩都虞侯張錯郭肅迎于烏城驛並殺之軍中震悚

梁朱瑒唐末爲太祖諸軍指揮使龍紀初與諸將屯於蕭縣以禦時溥瑒慮太祖自至今諸軍葺馬廐以侯巡撫時排陣斬斫使李唐賓之裨將嚴郊獨慢焉軍侯范權恃瑒以督之唐賓素與瑒不協果怒乃見瑒以訴其事瑒亦怒曰唐賓無禮拔劍斬之瑒命騎列狀陳其事太祖初聞唐賓之死驚駭與敬翔謀詐令有司收捕唐賓妻子下獄以安瑒心太祖遂徑往蕭縣距蕭一舍瑒率將較迎謁太祖令武士執責其專殺命丁會行戮都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以救太祖怒以坐牀擲之乃退

後唐李冲爲華州節度使初明宗至京師西征軍未旋命冲爲華州都監令應接之冲至華迫華師史彦鎔入朝李存敬至華冲盡誅其家俄而任圜領西征大軍至招討推官張礪六軍推官李松等因言西征監軍官李從襲欲圖任圜幾覆西軍慮至京師妄生間諜君宜矯制誅之冲即遣牙兵數十人擒之軍中斬首以徇史彦鎔以逼已歸朝深怨冲泣訴於安重誨重誨怒冲復令彦鎔歸華詔冲歸朝

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天成二年表奏泗州防禦使克西川兵馬都監李嚴扇搖軍衆尋已處斬訖初李

嚴同光中爲客省使使于蜀時王衍專據坤維部曲
離心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蜀亡之狀興師之日必
有成功故平蜀之謀始於嚴郭崇韜起軍之日乃以
嚴爲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
驅閬道或馳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隨下
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謂李司空先來予旣舉
誠納款衆咸以爲討蜀之謀始於嚴衍以其言將誘
而殺之欲不令遽往嚴聞之喜曰侯魏王至吾兩人
大功立矣卽馳騎入益州衍見嚴於母前以妻母爲
託卽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三川旣平以功冀

領節度尋遇蕭牆之難明宗卽位嚴求之蜀川乃以
爲兵馬都監知祥忌之旣至召宴卽被執而害之以
謀欲構亂聞

晉李金全爲滄州節度使高祖天福二年安州屯將
王暉殺節度使周環詔遣金全以騎兵千鎭撫其地
未及境暉爲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不自安
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於野以祖之座上擒其軍較
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彥和臨刑宣言曰周環儉嗇
多疑嚴刑峻令王暉粗率悖慢怨其約束以至飛語
斥間各爲防虞暉乃無疾針砭數月不出銛竹爲矛

圖爲竊發預其事者暉腹心數人而已行間之卒皆受其制心雖有異敢不從之連鷄不棲物之嘗理夫亂者必戮軍令有之然則王暉元惡也天子猶賜之信誓許爲郡守等見殺非其罪也若朝廷之命是食前言者苟將軍之令得無冤乎旣戮彥和等其徒皆以兵送赴闕下初金全之將行也帝謂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乎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故折矢飛詔約之以不戮一人拔暉爲淮安序升次較以主其兵卿之此行無失吾信至是以彥和等當危亂之日劫掠郡城三日所獲財貨在焉遂殺而奪之帝聞之以姑息金全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

楊光遠爲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繇此怨望潛貯異志多以球玩奉契丹訴已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禁河雒之人常如備盜尋冊拜太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羣姦媿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雒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胡虜宜早除之高祖已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弟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雒下行及河橋擯於流而

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於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

張彥澤爲涇州節度使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澤有子爲內職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勅旨釋罪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爲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羣小惡之久矣因此讒構互來迫脅云書記若不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醫携其妻子將奔衍州彥澤遣指揮

李興領二十餘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卽斬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邠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以姑息彥澤之故有勅流式於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面奏云彥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旣至決口剖心斷手足而死之式父驛詣闕訴寃朝廷命王周代之

李俊爲商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俊奏元隨吳漢筠監軍資庫擅用官錢二十貫文已處斬訖刺史無軍權部曲有罪奏聽進止可也不奏而殺物議非之

宋彥筠爲鄧州節度使經過維京於銀沙灘斬廳頭將軍鄭溫爲留臺所奏據鎮將於都城殺人其罪不細有詔鞫之疑云彥筠先進過小底二百人奉勅命配在興順軍內有千人先今往陝府般家未到沿路逃走捕捉到一人貴要例衆等便處斬投屍於河彥筠出身軍旅不知事體合送鄭溫於河南府請行勘責不合專擅加刑者勅曰王者約法之義比在防非將致一平所期共守昨以憲司舉職有國舊規宋彥筠尋悔愆尤理可矜恕念茲勲績深軫朕懷特開宥過之恩庶叶匿瑕之道凡百有位宜勵乃誠所犯科

條並釋放

漢王繼弘爲彰德軍節度使乾祐初誣殺節度判官張易斥逐觀察推官張制易鎮州人繼弘事有所不當易必抗言爭之繼弘粗褊心不能容嘗於席上問國家西面用兵事易曰或說尚洪遷力戰傷重蓋性太剛故也繼弘正色曰洪遷傷重合有邸報子安得此言搖惑羣情遽繫之於獄奏易訛言惑衆殺之以聞制曹州人繼弘事有非理與張易協力極言之繼弘嘗乘醉攘臂毆於牀下至是因殺易乃誣奏制與易同出訛言而削其官牒而逐之後因郭謹代繼弘

又令害制焉衆寃之漢法深刻蕃方奏刑殺不問端倪卽順其情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迹而事之不暇

李洪信爲陝州節度使乾祐末洪信奏馬步都指揮使聶召秦國指揮使楊德護聖指揮使康審澄等與節度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牙楊紹勅等同謀叛並殺之唯康審澄夜中放火殺關奔歸初朝議以諸道方鎮皆是勲臣不諳政理其都押牙孔目官令三司軍將內選才補之藩師皆不悅故洪信因朝廷多故誣奏加害焉

周王宴爲晉州節度使廣順元年正月殺行軍副使徐建崇言謀通劉崇故也

冊府元龜 卷之四百五十一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一百十一

失守 謹讓

失守

孟軻有言曰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夫有杖節臨戎分闔受寄樹藩屏而是賴控咽喉以爲要屬四郊之多壘合衆心以爲城契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五十一

宗子之維寧示武夫之重閉是爲巨防豈資讎保然
而智者多慮或迫於勢孤愚者無謀或罹於衆叛至
或扁鑄非謹繕完夫時罔思盡忠威固吾圍觀望畏
法脫走棄去拘於司敗蓋其宜矣若乃奮不顧身守
死無二拒以百術攻非一塗困於阨危守終惇固猛
噬之下英聲凜然雖塗膏血於頽垣殊要領於堙塹
亦竭節無媿也已

後魏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彭寵及張豐反攻浮浮
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况遣騎來救浮浮
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
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

晉郭默爲劉琨假潁川太守爲劉曜所圍突圍投寇
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李矩後矩轉蹙弱默深憂
懼解印綬其參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令
遂去棄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
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
馬馳去

苟晞爲都督中外諸軍屯濠城州政苛虐衆心稍離
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傳宣皆叛之石
勒馳襲濠城執晞

李矩爲冠軍將軍領河南平陽太守屯新鄭矩將張皮與劉聰子粲戰於孟津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汎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日不得渡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周顛爲寧遠將軍荊州刺史領護南蠻較尉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弼顛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顛得免周撫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於武昌坐免官

和郁爲征北將軍時石勒寇趙郡郁自鄴奔于衛國裴純爲滎陽太守時石勒寇汲郡執郡守胡寵遂南濟河純奔建鄴

庾冰爲吳國內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朱序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鎮襄陽符丕來攻序壘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不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符堅王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旣無備惶遽

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耻之

吳隱之安帝時爲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反盧循寇南海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携家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宋高祖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

宋朱脩之文帝時爲司徒從事中郎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迴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既久毋嘗悲憂魏果尅滑臺囚之申謨與脩之守滑臺爲魏所沒後得叛還

蕭思話爲青州刺史後魏南寇檀道濟北伐旣而迴師思話懼魏人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遣參軍劉振之城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魏人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繇是徵下廷尉仍擊上方南齊王敬則爲南兗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高帝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撫軍

梁魯休烈初仕齊爲巴西太守時江南人程延期反
殺太守何法藏休烈懼不自保奔投巴東相蕭慧訓
羊鴉仁爲豫州刺史羊思爲殷州刺史爲魏軍所逼
並棄城走

劉潛字孝儀爲豫州內史侯景寇建業孝儀遣子勵
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宮城不守
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

賀琛爲雲騎將軍中軍宣成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
師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暉守東府賊尋攻陷
城放兵殺害琛被捨未至死賊求得之與至闕下求

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克讓之涕泣而止賊
復與送嚴嚴寺療治之

陳樊毅爲左衛將軍時衆軍北伐毅攻廣陵樊子成
收之召以毅爲大都督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
人相抗霖雨壞毅自全軍自拔
侯瑱爲江州刺史鎮豫章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及
瑱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留軍
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大淵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
自夏迄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盡收其禾稼大淵與
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怒率所部攻大淵虜掠瑱

丹州元龜 失守
卷之四百五十一
軍妓妾金玉歸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衆皆潰徑歸
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湓城投其將焦僧度勸瑱投
齊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已乃詣闕請罪高祖復
其爵位

後魏裴良爲邠州刺史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歛仍
置寇亂至是城民大饑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
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饑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
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

房崇吉初爲宋明帝太原太守戍城慕容白曜軍至
遣人召之崇吉不降遂閉門固守外城至小人力不
多勝仗者不過七百人而白曜侮之乃遣衆陵城不
時尅白曜遂築長城圍之崇吉糧矢俱盡突圍走出
遁藏民舍後與從兄法壽俱降

賈顯度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時北鎮擾亂爲賊攻
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
浮河而下旣達秀容爲爾朱榮所留尋表受直閣將
軍左中郎將

尉建爲兖州刺史時宋高祖爲晉將伐姚泓令其部
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建率所部棄城仲德遂
入滑臺

費穆為雲州刺史招離聚散頗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沒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既久援軍不至兼行路阻塞糧仗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孝明詔原之薛曇尚孝明時為南陽太守孝昌初除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曇尚斬其使人送首於都督安樂王監監不能援遂為梁將王希暉所拘曇尚遁梁梁以禮遇之曇尚乞歸乃聽還韋纘為任城王澄揚州長史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真乘虛攻襲遂據外鄆雖尋克復纘坐免官

崔康為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為杜維周攻圍康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潭與弟二子仲哲赴救潭敗仲哲死之康遂率城民奔定州坐以免官裴粲為兖州刺史尋為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西高山爾朱世隆為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時元顥逼太守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畧顥既尅滎陽禽行臺楊匠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泉企為雒州都督東魏將高敖曹率眾圍逼州城杜

竈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高敖
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

江果爲汝州都督時杜雒周葛榮等叛亂臺援不接
果以阻隔強寇內徙無繇乃携子弟并率城民東奔
高麗孝靜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張瓊爲汾州刺史天平中除慰勞大使仍留鎮之尋
爲周文帝所陷卒

北齊封祖業行晉州事時薛循義爲衛將軍沙苑之
役諸軍退還祖業棄城走循義追至洪洞說祖業還
守而祖業不從循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

後周柳檜爲撫軍將軍討上津魏興平之卽除魏興
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連黨與將圍州城
乃相謂曰嘗聞柳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旣在外方
爲吾徒腹心之病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城卑
下士衆寡弱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
存者于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槍遂爲賊所獲
陽猛初仕後魏爲華山郡守孝武西遷猛率領所移
鎮潼關俄而潼關不守猛于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
授征東將軍揚州刺史大都督武備將軍仍鎮善渚
文帝大統三年爲竇泰所襲猛脫身得免

隋史祥為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義通和送於涿郡卒于塗

周法尚後周宣帝時為開府順州刺史高祖為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為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計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拒守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枝梧遂投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

于仲文初仕後周宣帝為東郡太守高祖為丞相尉廼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城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廼怒其不同已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廼又遣其將宇文曹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廼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遁為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廼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內為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黃金三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

吹馳傳詣維陽發兵以討檀讓

唐張亮隋末從李密隸李勣勣歸國后亮檢較定州別駕劉黑闥反於河北勣復以亮從軍令守相州及黑闥兵至亮不能抗棄城而遁

齊王元吉守并州懼劉武周所逼棄并州奔于京師程大買為滄州刺史為劉黑闥所逼棄城而遁

劉弘基為右驍衛大將軍領行軍左一總管屯晉州裴寂為宋金剛所敗人情大駭莫有固志金剛以兵造城下弘基不能守遂陷于城

高仙芝為西河節度使時安祿山據范陽叛仙芝為

討賊副元帥屯軍於陝時范陽平盧節度封嘗清與安祿山戰於武牢王師敗績時仙芝聞嘗清戰敗乃棄軍西奔陝郡太守竇庭芝棄郡北渡

呂崇賁為河東防禦使時安祿山反哥舒翰敗潼關不守崇賁及華州防禦使魏仲犀馮翊防禦使李彭年上雜防禦使楊黯皆棄郡走所在兵將解辦而散顏真卿為平原太守祿山之亂初糾合兵眾以拒之後兵力漸窮棄郡南走渡河自後河北郡縣盡沒於賊中

侯希逸肅宗時為平盧節度使既數為賊所迫希逸

率厲將士累破賊徒向閭客李懷仙等既淹歲月且無救援又爲奚虜侵掠希逸拔其軍二萬餘人且行且戰遂達于青州平盧始陷於賊詔以希逸爲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節度皆帶平盧之名

崔光遠爲威州刺史克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蕭準入魏州使將軍李處崧拒賊賊大至連戰不利子儀怒不救處崧遂敗奔還賊隨處崧至城下及問之曰處崧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乃要斬處崧處崧善戰有勇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

袁知秦能元浩等皆繕完之甚爲堅峻光遠不能守遂夜潰圍而出渡河而還肅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董晉爲華州刺史潼關鎮國軍使時朱泚僭逆于京邑使凶黨敬江何望之侵逼華州晉奔遁赴行在程權爲滄州節度使時鎮州王承宗叛命憲宗元和十二年三月戊寅鎮州賊以衆二萬人入滄州東光縣斷其白橋路權不能禦以衆歸

哥舒曜鎮襄城時李希烈反陷襄城曜西走洛陽李勉爲汴宋節度使時李希烈反以他盜爲名悉衆來寇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謂其將曰希烈凶逆殘

酷若與交亦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遂潛師潰圍南奔宋州德宗尋有詔以司徒平章事徵既至朝廷素服請罪優詔復其位勉引過備位而已

李齊暹為晉絳慈隰都防禦觀察使時李懷光自山東卷甲奔難晝夜倍道比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暹傾力犒軍人人悅喜懷光既反驅兵還保河中齊暹不能敵棄城走

杜彥光為監州刺史時吐蕃寇州彥光棄州奔於慶州

張行恭為平州刺史時太原軍犯州滅行恭不能守

因棄其城

梁葛從周仕唐為兗州節度使昭宗天復二年青帥王師範遣將劉剗陷兗州初從周方統州兵在外青人知其虛來攻逐之

後唐李巖為澶州節度使會賊將賀環來寇巖急於守備城遂陷賊

戴思遠初仕梁為邢州節度使屬燕將張方進殺滄州留後劉繼威以城歸梁梁末帝命思遠鎮之莊宗平定魏博以兵臨滄德思遠棄鎮渡河歸汴

朱守殷為蕃漢馬步都虞候守德勝寨為梁將王彥

章所攻守殷無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駑才大吳子事因撤此寨往固楊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於腹心忍而不問
楊漢賓為黔南節度使會東川節度使董卓叛攻城漢賓棄城走投忠州

安崇阮為夔州節度使棄所部歸闕翌日待罪于閣門尋命釋放時董卓據東川謀叛來寇峽內諸州而崇阮望風遁走

漢劉在明初仕後唐閔帝應順初為貝州刺史明帝移趙州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清

泰末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引軍赴圍栢谷路繇易州取在明軍從及德鈞兵敗在明奔歸懷州

安友規權永興軍府事屬趙思綰奔衝友規失守城池後除名配流登州沙門島

周周密初仕晉為延州節度使會契丹陷中原延州軍亂立高允權為帥時密據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安撫密乃棄其城奔於太原隨漢高祖歸汴

謹讓

夫將者受賑於社貞師以律荷分閭之重有干城之

寄始當受命初無辨嚴是所謂為爪牙而衛社稷者
 焉苟異於斯否臧凶也若乃擁兵而翫寇示戎而失
 策或士卒暴露無恤下之心或道路滯留非速進之
 意或對問失實或臨敵亡備以至不能鎮守遂至退
 奔其乃有名無實失將兵之道降城縱掠違吊民之
 義是以殞尺一以致語遣使者以問狀勞乏以征役
 之苦終之以訓讓之辭故其聞命以知非立功而贖
 罪者多矣若夫上有疑心下或耻過因而負釁者蓋
 亦有焉

漢韓王信高祖六年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

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聞私也

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信為將軍責必死之意

意不得為勇貴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

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

君王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腹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

彭越封梁王高祖十年陳豨及代地帝自往擊之至

邯鄲徵兵於梁越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

人讓梁王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

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擒不如遂發兵及梁王不聽

將帥部

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捕治越蜀

楊僕為主爵都尉武帝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

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上欲復使將為其伐前勞

伐為矜時也以書勅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

隄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騫旗之實也騫拔取之烏足以驕

人哉烏於何也前破番禺補降者以為勞虜掘死人以為

獲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建德南越王名也尉

作玄孫也呂嘉其祖也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

是二過也以僕不窮追之故今建德得以東越為援也士卒暴露連歲為

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

塞傳張戀切行下更切因用歸家懷銀黃乘三組夸鄉里是三

過也銀銀印也黃金印也僕為主爵都尉又為樓船持軍并將梁侯二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

期內顧以道惡為解內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說也若今言分疏失尊尊

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

僕嘗為將請官蜀刀詔問賈答言此率數百也賈讀曰價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

挾為干君五過也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本出軍時欲使之蘭

池宮頓而不去蘭池宮有渭城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

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

得信乎今東越人將軍能率眾以掩過不僕惶恐對

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温舒俱破東越

馮奉世為右將軍元帝時以隴西羌反上言願得共

眾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帝於是以前書勞奉

世且讓之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官謂右將

謂之將兵右將軍軍而將兵在外故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

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

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

名不敢當敵故戰為畔敵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耶言未

善當羌虜不測其形良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

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

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

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守不

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請詣

所軍非為擊也助其守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射射飲

飛穀者羽林孤兒及呼東象擊種擊音辱又乃擊切

也切謂能張弩者也象力迫切方急遣言今速遣且其器也必有

成敗者患策不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

法曰大將軍出必有福禪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

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眾心舉而無悔禽獸必全將

軍之職也乃若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

武將軍兵到合擊羗虜須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

月並進羗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

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武將

軍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羗破還帝曰羗虜破散創

艾逝亡出塞創艾謂懲俱也創初向切艾讀曰又其罷吏士頗留屯田

備要害處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擊公孫述進軍成都城下述死

其將延岑舉城降漢悉滅公孫氏并誅岑焚城百姓

縱兵火大掠光武聞之語讓漢及副將劉向日城中

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為酸痛甚違古人

吊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

馬援為伏波將軍與耿舒同擊五漢壺頭賊守隘船

不得上暑甚士卒多死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

舒上書當先擊克克縣名屬武陵郡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

軍人數百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拂鬱行

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連夜擊之即

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

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

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

皇甫嵩為左車騎將軍討邊章中嘗侍張讓嵩連戰

無功所費者多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

袁紹爲右將軍建安元年曹公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自陳述言皆飾非

吳張昭爲綏遠將軍及大帝卽位請命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帝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蹇亮直有大臣節帝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

晉羊祜爲車騎將軍鎮荊州會吳人寇戈陽江夏畧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聞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場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嘗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不能詰

宋劉鍾晉末爲龍驤將軍太尉參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鍾領石頭戍時大軍外討京邑擾懼鍾以不能

鎮邊降號建威將軍

劉道規晉末爲輔國將軍都督荆寧梁雍六州軍事時荆州刺史劉敬宣征蜀不克道規以都督降爲建威將軍

劉懷慎自高祖遷都壽春劉懷慎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前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城降號征虜將軍

蕭思話爲撫軍將軍兗徐二州刺史統楊武將軍冀州刺史張永衆軍圍碭碭初鎮軍諮議參軍申垣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垣行建

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爲垣副并前鋒入河發治口丞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思話及衆軍並至碭碭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安宣言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垣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道墓車又燒譙景世樓及攻具等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
能固攻道被誅於碭碭永垣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啟事碭碭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

進討北鎮山川巖阻空臨河朔行勝之要擅名自古
宜除其授以允望寔思詒可解徐州爲莫熾餘如故
彭城文武復量分配卽鎮歷城尋爲江夏王義恭所
奏免官

王鎮之爲征西大將軍道規司馬時南平太守徐道
覆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擅道濟到彥之等討
道覆以不經將帥故辭不見聽旣而前軍失利白衣
領職

南齊周盤龍爲平北將軍兗州刺史時角城戍將張
蒲與後魏潛相構結因大霧乘船入青中採樵載虜

三千餘人藏伏枋下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
拔白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寶等三千餘
人於門拒戰斬二人賊衆被鎗赴水而魏軍馬步至
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慶等
領五百人赴救魏衆乃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
職八座尋奏復位

陳章昭達爲中撫軍大將軍高祖卽位進號車騎大
將軍以還朝遲留爲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
淳于量鎮桂州王緝平後頗請入朝徵爲中撫軍大
將軍量所部將帥多戀本土並欲投入山谷不願入

朝世祖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界黃洞具以兵迎
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為所司奏免儀同餘
並如故

後魏周觀為高平鎮將有威名真君初詔觀統五軍
西討禿髮保周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
至武威輒與諸將私分之太武大怒黜觀為金城侯
改授內都大官

任城王澄為揚州刺史攻梁鍾離遇雨淮水暴長引
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宣武不
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關府又降三階

元慶和初為梁北道總管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
之墜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瞻若鼯鼠遂徙
合浦

北齊薛孤延仕東魏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川延專
監造二山以酒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
燕於華林園文襄啟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
揚州公永樂仕東魏為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
高昂失利退永樂守南陽城昂走輒城西軍追者將
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為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

百

隋賀若弼爲右武侯大將軍開皇末高祖幸仁壽宮
讌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怒帝覽而容之明年
春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
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妬嫉心太猛
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
子及此心終不能改耶
唐竇規爲益州行臺僕射武德中徵入朝賜坐御榻
規容儀不肅又坐而對詔高祖大怒因謂曰公之入
蜀車騎騾從者二千人爲公所斬畧盡我隴種車騎
未足給公詔下獄餓而釋之

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遇宋金剛賊因犯之師遂
大潰死皆盡晉州以東城堡一時陷賊徵入朝高祖
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翼佐之勲官爵亦已極矣前
拒武周兵勢足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其屬
史尋釋之

獨孤懷恩爲工部侍郎時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
素於蒲州而義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懷恩
代總其衆懷恩督兵城下爲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
初讓之因是怨望

劉仁軌爲青州刺史高宗顯慶中大軍征遼令仁軌

監統水軍以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效

田仁琬為太僕卿兼代州刺史克河東諸軍節度副
大使玄宗天寶元年制曰田仁琬忝居節度鎮守西
陲不能振舉師旅緝寧夷夏而乃恭行暴政不務恤
人撓亂要荒累無承稟邊官之責職爾之繇宜黜遠
藩用誠邊使可舒州刺史卽馳驛赴任

封嘗清為右金吾大將軍天保末安祿山叛以嘗清
為范陽節度俾募兵東討祿山渡河陷陳留限鼠子
谷克威轉熾嘗清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譟於西
城門入殺掠人吏嘗清又戰於都亭驛不勝退守宜

仁門又敗從提象門入苑令人倒樹以礙之至穀水
西奔陝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遂退守潼關玄
宗聞嘗清敗削其官爵令白衣於仙芝軍効力仙芝
令嘗清監左右廂諸軍嘗清衣皂衣以從事

郭子儀為司空平章事肅宗至德中以副元帥與安
祿山賊將安守忠李歸仁大戰於清渠王師敗績降
為左僕射仍平章事

殷侑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文宗太和申侑准詔停減
軍卒千餘人遂敗為羣盜劫隨州之屬縣時議責侑
不先陳論以致寇盜左授太子賓客

夏侯孜爲劔南西川節度使懿宗咸通十年正月遷
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南詔蠻寇西川責孜在蜀
日失政也

梁劉勣爲鎮南軍節度使率軍屯莘縣旣而魏軍送
款於太原時莊宗南伐勣在莘旣久糧饋不給人皆
思歸莊宗令鐵騎直壓其營挑戰勣閉壁示弱乃以
勁卒絕其甬道持千金斧斬其寨木衆出驚囂俘獲
而退未帝遣人謂勣曰閩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
州一旦淪沒勞師弊旅患難日滋退保河壖久無闢
志昨日東面諸侯奏事來上皆言倉儲已竭飛輓不

克於役之人每遭擒虜夙霄軫念惕懼盈懷將軍與
國同休當思良畫如聞寇敵兵數不多宜設機權以
時剪撲則予之負荷無累先人勣表曰臣受國恩當
思闢政敢不杖戈假寐罄節輸忠昨者比欲西取太
原斷其歸路然後東收鎮冀解彼連鷄止於此時再
清河朔豈期天方稔亂國難未平纔出師徒積旬霖
潦資糧殫竭軍士札瘥切慮蒼黃乖於統攝乃詢部
伍皆欲旋歸凡次舍經行每張椅角又欲絕其餉道
且據臨清纜及宗城周陽五奄至騎軍馳突變化如
神臣遂領大軍保於莘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

戒嚴伺其進取偵其營壘兵數極多樓煩之人皆能
騎射最爲劫掠未可輕謀臣若苟得機謀詐敢坐滋
患難臣誠心體國天鑒具明

後唐劉訓爲襄州節度使檢較太傅克南面招討使
知荆南行府事以征討無功責授檢較右僕射守檀
州刺史

王建立爲青州節度使惡生好殺麤暴無政歷數鎮
以苛虐聞明宗亦怒之及鎮上黨歲餘乃令致仕樞
密使安重誨得罪後建立不繇表請自入朝所繇司
不知之徑至後樓謁見泣涕言已無罪爲重誨擯斥

明宗不悅曰爾作節度使不行好事非重誨譖言亦
宜自省旬日令還遼州賜茶藥而死

周慕容彥超仕漢爲郾州節度使乾祐中以關中平
加侍中遇隱帝誕辰入朝以在鎮不法爲執政所責
尋授兗州節度使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爭功

爭功

書曰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蓋夫狠而求勝競
不以心斯事之末而德之醜也肇自三季世事軍旅
後已之義靡篤奪人之心紛起其有受鈇鉞之寄忘

禮讓之訓當受賑齊出握兵分道句旗斬將攻畧城
池競圖勳伐相尚謀詐或違適期會以沮彼衆或增
益首級以大已功或倍道以先至或抽戈以相逐書
勞之際求質實於俘獲行封之始請辨正於先後廷
爭以發憤歎耦語以圖叛戾至有奪珪爵伏斧鑕而
不悔者矣茲所謂矜其能而喪厥功者焉

穿封戌爲楚大夫楚子侵鄭至于城麋鄭皇頡戌之
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
於伯州犁正曲直也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伯州犁曰
所奪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

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

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也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

爲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趙鞅爲晉大夫簡子也帥師納衛太子蒯聩于戚齊人

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於齊將戰

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

車中斃踣也太子救之以伐鄭師北旣戰簡子曰吾伏

殺嘔血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爲上太子曰

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鞞

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禦之上也駕而乘材兩皆絕

材橫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漢蕭何為丞相高帝五年先封鄼侯

鄼音贊屬南陽

食邑八

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

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

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

顧猶及也

帝曰

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帝曰夫獵豕

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人也

縱者子用切發縱謂解抽而放

之指示者以手指示之

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

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徒以身從我多者三兩

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後皆

莫敢言是時帝已大封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

得行封帝居南宮從復道上

復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

見諸將

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

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

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

言有功者多而恐以過而上地少

而恐以過

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柰何良曰取上素

所不快

言有舊嫌者

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

示羣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

趣讀口促

荀彧為左將軍武帝元封二年遣與樓船將軍楊僕

擊朝鮮右渠左將軍破溟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以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廼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也 意疑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言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顯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顯與專同卒今兩終也沮壞也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

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天子許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硤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相路人一也相朝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硤四也啖音作頰也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硤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

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

軍使右渠子長

右渠之子名長

降相路人子最

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

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

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左將

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已坐兵至

列口當待左將軍

列口縣名也度誨先得之

擅先縱失亡多當誅

贖為庶人

後漢任尚為中郎將元初五年與度遼將軍鄧遵擊

西羗有功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尚與遵爭功

又詐增首級受財在法贓千萬以上檻車徵棄市

晉王渾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及伐

吳吳遣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請渾降既

而王濬破石頭降吳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

業宮釀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吳中軍按兵不進

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罪狀

時人譏之

宋張僧產龍驤將軍興世弟也時鄧琬輔晉安王儼

逆興世擊敗之琬死別將劉胡走入沔衆稍散比至

石城裁餘數騎竟陵郡丞陳懷真聞胡經過率數十

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自度不免因隨懷真入城

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京
邑僧產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還竟
陵殺懷真竊有其功

南齊崔恭祖爲平南將軍崔慧景司馬恭祖驍勇果
便馬稍氣力絕人頻經軍戰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
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
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勲而見在奪若失此
勲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
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三百戶

後魏崔亮爲鎮南將軍與李平等討梁將趙祖悅於
碓石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暉賊亮建平
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肆其專恣輕輒還
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
於聲色

陽固爲前將軍典科揚州勲賞初碓石之役固有先
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便相
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

隋賀若弼爲吳郡總管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開皇九
年代陳擒虎爲先鋒弼爲行軍總管及平陳至京弼
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帝曰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銳

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畧不交戰
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
取偽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
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叔
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父方扣北掖門臣啟關
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
合上勲於是進位柱國賜物八千段

李德林爲內使令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開皇
八年車駕幸同州從駕還在塗中高祖以馬鞭南指
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

及平陳受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

晉王巴宣勅訖有人說高頴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
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
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類入言之高祖乃止

唐淮安王神通爲左武衛大將軍貞觀元年拜開府
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時太宗謂諸功臣曰朕叙
公等勲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
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
勳居第一臣且不服帝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
雖率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

論勲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
蕭何雖無汗馬指縱推轂故功若第一叔父與國至
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私濫與勲臣同賞耳

尉遲敬德貞觀中為右武侯大將軍好訐直又負其
功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
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諭之敬德
勃然拳殿道宗目幾至眦太宗不懌而罷

伊慎為江西節度使曹嗣王臯都知兵馬使臯攻李
希烈安州使慎兵圍之賊懼請臯使至城中以約降

臯使都虞侯王鏐懸而入既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
日城開臯以其衆入慎以賊之恟懼繇其圍也色不
下鏐稱疾避之

宋威乾符中為招討使與賊王仙芝戰不利詔以監
軍楊復光總其兵初仙芝衆號三十萬既陷江陵獲
舉于温廷浩遣修表請節朝議不允及復光為招討
監軍遣判官吳彥宏論以朝旨釋罪別加官爵仙芝
乃令其將尚君長蔡温王楚彥威相次詣闕請罪且
求恩命時威欲害其功並擒之以送京師朝廷不詢
其本悉斬之繇是賊怒悉銳擊官軍威大敗復光收

其衆以統之

後唐李存信唐末爲武皇馬步軍都較與李存孝擊張濬軍於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絕軍中皆下之唯存信與季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

矜伐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仲尼曰知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卑以自牧爲而不有挽之而莫測仰之而彌高斯乃長乎其萃高世作程者之所爲也乃有荷登壇之寄居分闕之重或破敵平亂自恃

其勲業或露才揚已願從其驅策或形譽驚之迹或張誇大之言以致使氣陵上席寵驕物踐危機而不悟犯清議而莫逃垂之編簡良可痛惜老子所謂富貴而驕自招其咎者其是之謂矣

高固齊大夫也魯成公二年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朱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已繫系本焉

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系繫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

也言已勇有餘故賣之

漢樊噲封武陽侯高后怒匈奴召丞相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

行匈奴中問季布季布曰嘗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殼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唵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嗟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謾欺誑也音謾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譬於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

魏鄧艾為鎮西將軍既破蜀於緜竹築臺以為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葬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

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健兒也與某相隨故窮耳有識者笑之

蜀魏延為征西大將軍延每隨諸葛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與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晉郭默明帝時為右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喬曰我能禦胡而不見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軍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喬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

及也

劉毅爲衛將軍荊州刺史毅性剛猛沉斷而專肆狼
復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
伏及居方嶽嘗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
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歎以爲
不可能也

宋謝晦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甚有自矜之色將之
鎮詣從叔光祿大夫瞻瞻問晦年答之曰三十五瞻
笑曰昔荀郎中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
矣晦有愧色

南齊垣崇祖爲胸山戍主崇祖啟明帝曰淮北士民
力屈胡圍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爲淮北
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
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帝以爲輔
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崇祖在淮陰見帝便
相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帝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
及破虜啟帝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
其嘗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

梁韋叡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高祖義
兵檄至叡起兵赴之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還爲

州雙光道侯戲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
耕牛十頭

王僧辯爲征東大將軍僧辯破侯景入石頭城據之
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於江陵僞行臺趙伯超
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
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之因
命送江陵伯超旣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首望唯知
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旣傾爲我所復人之
興廢亦復何嘗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瞿然乃謬
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唯濫居戎

首何力之有焉

陳侯安都爲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
安都勲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

後魏韓顯宗孝文時爲征武將軍以赭陽破賊功爲
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
前征勲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惟責進退無簡虧
我清風此而不糾或長敝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
尚書張彞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憊才猶
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効
王肅爲鎮南將軍清身好施家無餘財然性惟輕佻

頗以功名自許護此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
于忠孝明時爲車騎大將軍自謂有社稷之功諷勸
百僚令加已賞於是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
違其意議封忠嘗山郡開國公食邑一千石

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孝武南伐爲軍主大眼
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
舉終不復與諸軍齊列矣累遷平東將軍王肅弟子
乘之初歸國謂大眼曰在南閩君之名以爲眼如車
輪是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瞻睥奮發足使

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北齊侯景爲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
得兵三萬橫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
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伏任
若已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所長唯以智謀時
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景嘗輕之
後周王勇爲大將軍性雄猛爲當時驍將然矜功伐
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

隋賀若弼爲武侯大將軍煬帝之在東宮嘗謂弼曰
揚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

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鬪將非領兵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帝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

唐闕稜爲越州都督稜與輔公祐將陳正通接戰稜脫兕羆謂賊衆曰汝不識我耶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鬪志或有遙拜者賊師遂潰稜頗有矜功之色

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忠嗣初在朔方頗得士卒心及至隴西以富貴自處聲望稍減九日那不劉擁爲隴右經畧使嘗謂所知曰儻朝廷假擁兵力

則必復河湟一勞永逸聞者壯之先是王師討劉闢議者謂擁才任統帥朝廷將用之會高崇文立功而止

張仲武自雄武軍使爲兵馬留後改幽州都督府長史東面招討回鶻使經其舊地歲旱困召其代已者未詳姓名疏之云吾昔鎮彼年年豐熟子何久旱如此得非爲政之不至而天意所譴耶軍吏曰蓋聞鳳去巢空豈凡禽所能繼仲武喜其對而不責之

梁楊師厚魏博節度使末帝將圖友珪遣使謀於師厚師厚深陳欵劾末帝卽位首封師厚爲鄴王加簡

較太師中書令每下詔不名以官呼之事無巨細必先謀於師厚師厚頗亦驕誕後唐朱守殷爲振軍節度使不之任仍兼蕃漢馬步使京城初定內外警巡恃憑主恩蔑視勳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德之態言語遲緩自謂沉厚安元信爲橫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彥威從明宗屯嘗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帝以成敗勇怯戲侮彥威彥威不敢答明宗曰成敗天也不歸於人當時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念國家運興致汝等富貴勿以小勝小捷挂於口吻取笑於長者彥威起謝

元信不復以彥威爲戲

周王峻爲樞密使峻以慕容彥超叛於兖州已遣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定首使尚訓率兵攻之峻意欲白將兵討賊累言於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爲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峻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德色

